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于右任传

许有成 徐晓彬 著

我与天山共白头 白头相映亦风流 美他

雪水溉田畴 风雨忧愁成往事 山川憔悴几

经秋 暮云收尽见芳洲

——
调寄浣溪沙

K827.1/72

于右任传

许有成 徐晓彬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B175/04

责任编辑 顾 潜

责任校对 马金宝

于右任传

许有成 徐晓彬 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4

字 数 22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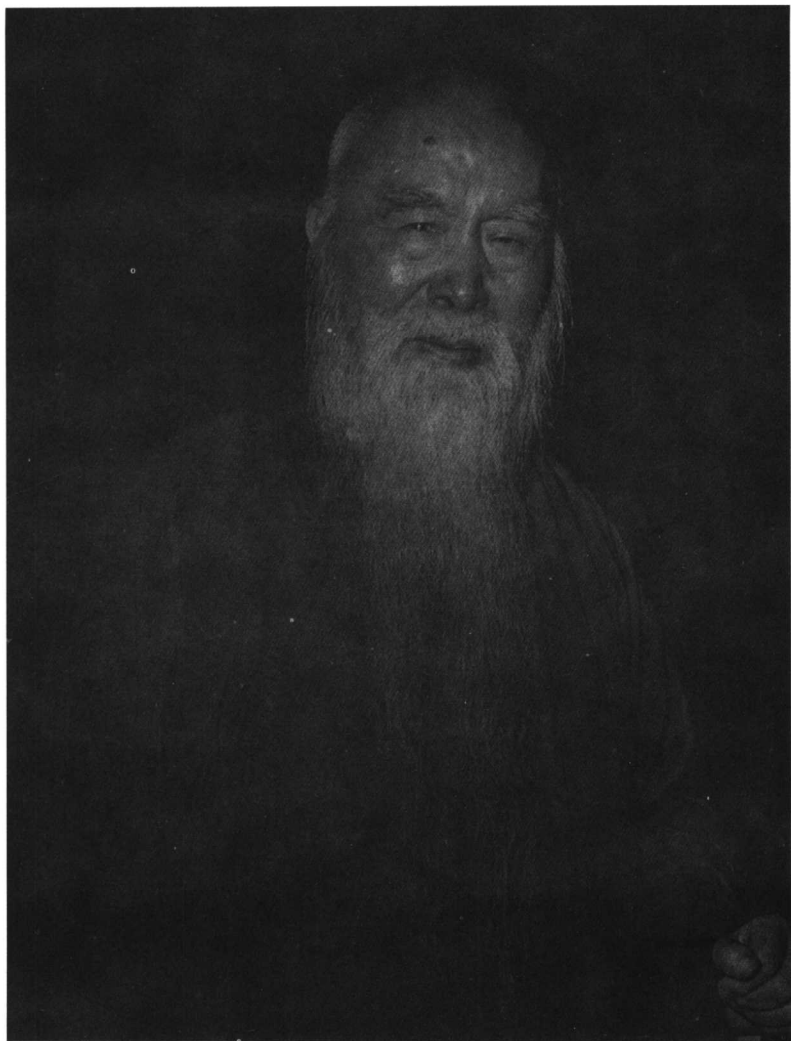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 001—12 000

书 号 ISBN7-309-01918-0/I·148

定 价 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于右任(1879-1964)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于右任(1931年9月)

復旦精神
勇往直前

于右任



为台湾复旦同学会(校友会)题词：
复旦精神 勇往迈进

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乃
 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宗国千
 年痛幽兰万古香
 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诗人节
 三十五年发起
 时化

于右任

1941年农历五月初五诗人节，于右任赋诗一首：“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序

于右任先生，世人尊称右老。

言功勋。右老早岁倡言革命，清廷密旨拿办，间关逃脱，亡命上海，嗣赴日本，自此得识并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及至军阀割据，乃返陕总领靖国军与之对抗，并与南方护法之师呼应，虽终不敌，于“百战河山倒义旗”之哀愤中出走，然继之以国民二军起义，终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言办报。右老自逊清至民初，先后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时贤相从，以国家、民族、言论独立，国民自立相期许。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新闻馆落成，右老演讲“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两者相辅相成，否则滋生流弊，而自由终不能保持。先生办报一贯坚持独立自由，启迪后世良多，故有“元老记者”之誉。

言教育。右老亡命上海之时，受马相伯先生知遇，化名寄迹震旦公学。因生风潮，诸生脱离震旦，推右老等协助相伯先生筹设复旦公学（大学之前身，因先生提议命名）。复旦成立不久，留日诸多学生被迫归国，右老又发起设中国公学，并自兼两校国文教席。洎

至对日抗战期间，在重庆领导校友促成复旦改制为国立大学，春秋几度，学校规模声誉日盛。到台湾后，敦促校友设立复旦中学，迄今已四十年。

言诗文。右老为文不多，早岁散见其所办报纸，且不具名。所作诗词继承诗经、楚辞和乐府的优秀传统，笔力雄健，激情奔放，爱国忧民；右老书法，笔走龙蛇，汲汉魏晋唐诸家之长，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体，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草圣”。

笔者半个世纪从事新闻工作，又是复旦校友，来台后与右老有所接触，对右老的学识、人品及道德文章，十分崇敬；右老为官清廉、富正义感，更为世人所景仰。因此之故，趁母校出版社“复旦人物春秋丛书”《于右任传》（增订本）出版之际，应数年笔友许有成教授之邀，略书数语，以贺该书的出版。

台北市复旦校友会理事长 刘昌平
于母校九十二周年校友节

目 录

序	刘昌平 1
引言.....	1
一、牧羊少年	6
二、西北奇才	18
三、亡命上海	31
四、创办复旦	43
五、报人生涯	60
六、代理部长	84
七、书生司令	111
八、中山信徒	140
九、爱国诗人	162
十、书法大师	188
十一、监察院长	211
十二、晚年生活	241
尾声.....	264
附一 玉山于右任铜像被毁记.....	269

附二 于右任年谱简编.....	273
后记.....	293

引 言

少小乡村学牧羊，壮年出塞讨天狼。

太平洋上风云急，白首来临新战场。

——题《牧羊儿自述》

在台湾省台北市荣民总医院第五病区的 16 号单间病房里，病榻上躺着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他因患慢性肾盂肾炎和慢性咽喉炎等多种病症，脸上显得有点微肿，不时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呻吟。

老人虽然病魔缠身，面呈忧戚，但相貌堂堂，骨相惊人，满头的银发与飘垂过胸的美髯连成一片，顾盼庄重，隆起的眉脊和深邃的目光两相交织，义形于色。他平时的装束：白袜、青鞋、长衫、竹杖，神态潇洒飘逸，状若风云际会的虬髯客^①。乍一见，就使你感到这位老人一定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

^① 1959 年，于右任在自题小照的二首诗中，有“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骨相惊人事有无，江湖侠子万人呼。镜中忽现虬髯影，惹得儿曹笑老夫”等句。

不错，他就是国民党的元老，清末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是当时被赞为“先生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老报人，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交通次长，后来被称为一条竹杖定西北的靖国军总司令，担任“监察院院长”前后赓续 33 年的于右任。

于先生还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复旦”的校名，是他 1905 年 5 月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撷“复旦”两字命名的。他的书法，笔走龙蛇，取汉魏晋唐诸家之长，熔章草、今草和狂草于一炉，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的“草圣”。蒋经国生前的办公室里，一直悬挂着于先生赠给他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楹联^①。他的诗词，雄健浩荡，激情奔放，显露了拯祖国于危亡，登斯民于衽席的宏图大愿，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为世人所激赏。

像这样一位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久负盛誉的老人，你很难想象，他晚年在台湾，生活寂苦，处境凄凉，穷得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就嚷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年，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得知老人生活艰难，还支援过他一笔钱^②。平日生活，有时连菜金也掏不出，还要靠厨师为他张罗，以致易簪之时，人们方知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 10 余万元(台币)。

晚年他生活孤寂清苦，思念故乡、怀念大陆亲朋故旧之情，乃与日俱增。于右任故乡在陕西省泾阳县斗口村，后因兵燹迁居三

^① 陆铿：《“于草”行两岸，书艺慰国魂——于右任先生写字的故事》。1986 年 5 月 10 日《团结报》。

^② 于衡：《于右老晚年的故事》。1969 年 11 月台湾《中外杂志》第 6 卷第 5 期。

原。1879年4月11日(阴历三月二十日)于先生诞生在三原县东关河道巷。这儿濒临渭河之滨,地处白公渠之畔,八百里秦川从这里开始,自古英雄才人辈出,地以人重,人杰地灵。于右任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热爱,从清末逃亡到上海后的数十年间,曾多次回陕西亲扫墓,留下了“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省故居”,“长途苦羨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等数十首对故乡无限眷恋的诗章。

到台湾后,他写的诗词大都以思大陆、恋乡土、怀故人为主题。1962年,一位陕西同乡请于右任为其两个女儿取名,他欣然以故乡“三原”和古都“长安”两个陕西地名作为她们的名字,勤勉这两个在台湾出生的女孩一辈子不要忘记她们的故乡是陕西。也就在这一年的1月24日,因思念家乡和在大陆的亲人彻夜未眠的老人,在晨光熹微的黎明,写下了悲痛欲绝、传诵海内外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8月,于右任一病不起,前后缠绵病榻三个月,整天躺在病床上,时睡时醒,经常梦见三原的故居和童年时代的往事,梦见数十年未见的亲朋故旧。在梦里,还“饱尝”了陕西风味——又大又松的锅盔和香气四溢的羊肉泡馍,迷迷糊糊,仿佛还见到了留在

大陆已八十余岁的老伴高仲林。但这一切只能是梦。

于右任弥留之际，长期担任“监察院秘书长”的杨亮功教授前往荣民总医院探视。于头脑尚清醒，但口不能言（喉咙发炎），相视许久，杨问：“院长还有什么话要吩咐？”于伸出一个指头，杨百思不得其解，请于用笔写，但于的手颤抖不已，不能握笔，竟未写成。接着，于又伸出三个指头，杨问：“是不是对三公子放心不下？”（于的幼子于中令，是年由于举债赴美留学）。于摇头示意：不是。杨更不解，默然良久，只得说：“等您身体好些我再来。”

现在看来，于右任的意思很显然：等祖国统一后，他的灵柩运回故乡陕西三原安葬。聪明过人的杨亮功教授，不知是慑于蒋介石的淫威，还是一时难得糊涂，竟不理解他跟随多年的顶头上司的本意，以致未能在于右任活着的最后一刻，当面向他承诺此事，使他耿耿于怀地赍志而歿。

10月底，于先生病情恶化，长时间地沉睡不醒。11月初，谰语较多，念念不忘的是要回大陆。到11月10日上午10时，于右任的主治医师丁农用医疗仪器测得：老人的收缩压是50，舒张压是20，脉搏微弱得摸不出，心脏有不规则的跳动，呼吸非常急促。丁大夫垂头丧气地走出16号病房回到内科主任办公室，拿起电话向有关方面报告：“于院长已经没有希望了。”并对守候在病榻旁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和次子于彭说：“是不是现在就让院长走？”

于望德的答复是：“父亲还有许多老朋友，应该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如果延长一下父亲的生命，对他老人家没有什么痛苦的话，就让他晚一点走罢。”于是，丁农大夫给老人打了一针强心针，并注射了血压升高剂。

不久，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台北市驰向石牌荣民总医院。这些

政要和他的老友们静静地走向床前，又静静地退出。每来一人，于望德就在榻旁高声说：“大大（陕甘一带方言，称爸爸为“大大”），某人来了！”但躺在病榻上的老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在人世间多活了 10 个小时，在当晚八时零八分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六。根据他的遗愿，葬在台北市淡水镇光明里海拔 700 余米的“八拉卡”。该地面临台湾海峡，背负群山，林峦青翠，地势雄伟，大陆河山，遥遥在望。

一、牧羊少年

莽苍大野险如斯，持斧牛儿救我时。

七十余年万里外，破窑梦寐一题诗。

——1964 年生日记幼时诗

19 世纪 60 年代，太平天国覆灭后，被称为西捻的捻军在陕甘一带与当地的回民起义军联合起来，同清王朝的军队展开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强暴的清政府军镇压下去。

苦难深重的陕甘地区的百姓，战祸刚息，天灾又至，连年干旱，滴水不降，禾苗枯焦，寸草不长。在低洼之处，偶尔也稀稀疏疏地有点禾苗，但蝗虫一过，统统啃个精光。陕甘大地，一片萧瑟，昔日的绿洲，尽成赤地。清朝易孔昭、胡孚骏、刘然亮等人所著《平定关陇纪略》一书记载了当时陕甘之地的灾荒景象：“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复转徙之他。蝗旱继之，病疫又继之，浩劫之余，子遗有几？方是时，千里萧条，弥望焦土。”连受命镇压这次回捻起义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